

教育学学习资料

第四分册

贵阳师范学院教育课教研组编

貴州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一、党政领导同志的指示

- 1.毛主席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1)
- 2.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摘录）..... (5)
- 3.陆定一：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8)

二、团中央、教育部和貴州省教育厅发布的 决定和指示

- 1.共青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儉学的决定... (26)
- 2.半工半讀、勤工儉学..... (29)
- 3.关于勤工儉学、学校办工厂办农場的問題..... (31)

三、全国各报刊的重要社論

1.人民日报社論：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問題..... (33)

2.中国青年报社論：

提倡勤工儉学，开展課余劳动..... (47)

3.人民日报社論：一面劳动，一面讀書..... (52)

4.人民日报社論：

贯彻羣众办学，勤工儉学的方針..... (56)

5.教师报社論：进一步贯彻勤工儉学方針..... (60)

6.教师报社論：勤工儉学方針必須坚决贯彻..... (65)

四、各地教育經驗

- 1.秦德仁：半耕半讀的仁怀羣力农場业余中学..... (69)

2. 王 迪：长葛三中的新气象..... (78)
3. 崔筱桐：是教育場所、也是劳动园地..... (87)
4.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我校教学結合生产以后出現的新气象..... (92)
5. 各地勤工儉学高奏凱歌..... (98)

五、附录：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論教育和 生产劳动相結合..... (103)

一、党政领导同志的指示

1. 毛主席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中华苏維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載“苏維埃中国”，第285頁）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經過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識，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会成員协力，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問題。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員，則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問題。这是人的認識发展的基本来源。

（“实践論”，1937年7月，“毛澤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271頁）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任务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东北书店1947年5月版
65，——66页）

延安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

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論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鋒，因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8年5月4日，“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554——553頁）

什么是知識？自从有階級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識呢？沒有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們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讀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識，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識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里去。象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識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发展阶段。学生們的书本知識是什么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階級斗争的經驗写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識。他們接受这种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說来，这种知識对于他們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識是人家証明了，而在他們則还没有証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識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識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謙虛一些。

有什么方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識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識

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問題。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整頓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澤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817——818頁）

我們必須告訴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統一战綫。而在陝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間，这种統一战綫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學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1949年10月30日，“毛澤东选集”第三卷1003——1010頁）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覺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須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們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則，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說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澤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1032頁）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覺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儉建国。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現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時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

就可以不費气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2月27日，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单行本，第23頁）

——原載“光明日报”，1953年8月26日。

2.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摘录）

到現在为止，在出現的許多新事物中，有两件很有意义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新事物：第一，是工业和农业的結合；第二，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結合。

現在不但县县办工业，而且乡乡社社也在办工业。总的口号叫做“全民办工业”。这样也就在逐步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結合。在封建时代，存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結合；资本主义把农业和工业分裂了，而且使城乡资本家剝削乡村以自肥；現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农村中开始形成沒有人剝削人制度的新农业和新工业的結合。很多工厂虽然是叫做“土办法”办起来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級的东西将来会变成高級的东西。現在因陋就簡，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依靠群众对于技术的革新和创造的冲天气概，人們可以看得見，这类用“土办法”办起的“小小工厂”，就会逐步变成現代最新式的工业。县县如此，乡乡社社如此，結果会怎样呢？結果是：数量变成质量。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二次會議的报告所說的：“……在一个較短的时期內，各种工厂就会象星罗棋布那样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我国工业的发展，当然要比只靠中央管理的若干个大企业快得多。这样，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縮小城乡差別的进程。”

随着国民經济普遍高漲而来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一般知識分子求知欲望的普遍高漲。現在全国文化教育的情况，正在开始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工农要知識分子化，知識分子要工农化”这样的偉大方向前进。

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需要，不但要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乡乡办中学，而且有些县已經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綜合性的或专业的高等学校，甚至有的农业合作社也办起业余大学来。河南孟津县平乐乡翟泉农业社是全国合作社创办业余大学的开路先鋒。据报載，这所业余大学設立十七个系，有学生五百一十九人。“他們的学习特点是教育和生产密切結合。在課堂內，学习书本知識，掌握理論；到田間以作物为教材，进行实地操作試驗。”这个新型的业余大学对于該社的农业生产已經开始作了有益的貢獻。各地工人群众正在努力提高文化，学习科学，力爭攀登世界技术的高峰，并且在短期間內，开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許多城市里的工厂已經办了各种学校。例如，太原鋼鐵厂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一套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文化教育机构，其中包括一个正规的鋼鐵学院，参加各級学校学习的职工有一万人。最近北京、太原、重庆等地的工人们正在冲破“通不能专，专不能通”的思想束縛，力爭通曉多种技术，要求成为又紅又专又通的共产主义式的工人。由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开始，一些地方的工人正在出現学哲学的热潮。他們在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实践論”、“矛盾論”等著作。天津的工人說：“咱光有技术，摆不出道理来，好多事都办不了”。这就在高度的原則上說出他們学习的目的。在河南登封县三官庙，群众有这样的評論：“乡干部学习哲学后，出現了三大新气象：調查研究多了；主觀主义和强迫命令少了；依靠群众的观点加强了。”这就說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将逐步成为启发一般劳动群众的

智慧的钥匙。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党中央在学校中开始推行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业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校除了组织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参加生产劳动之外，并且还由师生合作，白手成家，在学校中搞起大小不等的多样性的工厂或农场。由于教学 and 生产的实际相结合，课堂的功课和现场的操作相结合，又是读书人或教师，又是生产劳动者，就使得他们的智慧很快地开了花，结了果。教学的质量提高了，同时还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甚至已有一些赶上或超过国际水平的产品。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认为又做工又读书的制度，会降低教学质量水平或浪费学生时间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业已完全破产。应该了解，按照传统的学校制度，一个人如果从小学读起到大学毕业，总共就会花费十六七年的时间，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这种教学制度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遗留下来的产物，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应该有一套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即应该是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彼此脱离；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全面发展，成为多方面有能力的人，而不是使受教育者为片面的发展所局限，成为死背书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现在党中央正在继续研究制定一套适合于我国条件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但是实际的模范已经大量出现了。可不可以说，在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方面，象前面所说的太原钢铁厂和河南孟津翟泉社所办的大学，在实际上已经走在全国许多高等学校的最前面呢？可不可以说，那样的大学将不仅是一切工厂和合作社办学的先进旗帜，而且还是全国一切大中小学都应当效法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说，象各地的工人要力争成为精通十八般武艺的“多面手”，象“红旗”第三期刊载的湖北鄂城旭光一社开展的“万能人”运动，“下田是农民，进厂是工人”，这

些不仅是工人农民的先进旗帜，而且还应该是全国学校教育方向和学生们求学方向的先进旗帜呢？可不可以說，我們这里的教育家們，如果要办好教育，应该先从创造这一系列新事例的工农們接受一些教育呢？我想，都应该这样說。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可以采取的十項措施的最后兩項是：“将农业同工业結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漸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結合起来”。在現在中国的实际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而为党的“八大”二次會議所通过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点正在使这两項措施的实现条件和具体形式，逐步明朗化。毛泽东同志說，我們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們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剝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經驗所得的結論。

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經济和文化普遍高漲的时候，人們已經可以看得見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

——原載“紅旗”第4期，1958年7月16日

3. 陆定一：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截至6月底为止，据国家統計局不完全的統計，全国已有一千二百四十

个县普及了小学教育，民办中学达六万八千所，地方新办的高等学校达四百余所。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达九千余万人，全国已有四百四十四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的胜利，掀起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又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是文化革命进入高潮的标志之一。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两个措施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措施，是全国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另一个措施，是农业中学的开办。勤工俭学，开始把普通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打破了普通学校长期以来轻视体力劳动的旧传统，改变了学校的风气，也对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好的影响。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既解决学生升学的要求，又为农业生产准备技术人才，既比较容易办，又切合当前的实用，既不用国家化钱，也节省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所以一经提倡，发展之快，犹如雨后春笋，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由于高小毕业生不愁没有升学的机会了，于是民办小学也大大发展起来，小学教育在不少省、市、自治区很快就普及了。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成人教育也发展了，扫盲运动的高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也大量出现了。这种文化革命的高潮，又从乡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出现了学校办工厂和工厂办学校的潮流。由于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学校里又出现了课程改革的运动，出现了改变学制的尝试，出现了教师队伍的改组等等。我们的教育事业，正如百花齐放，万马奔腾。教育事业正在打破专家包办和教条主义的圈子，变为全党全民办学，变为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种改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的。所谓“多快好省不适用于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等等谬论，正在被彻底粉碎。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

教育，不是資本主義的教育，而是社會主義的教育。沒有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教育是不能設想的。社會主義的教育，是改造舊社會和建設新社會的強有力的工具之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殘余，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消滅城市與鄉村的差別和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目的，也就是社會主義教育的目的。這樣的教育，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是沒有資格來領導這樣的教育事業的。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教育工作才能出現今天我們所看見的這種新氣象。

最近幾年，在教育方針的問題上，有過長期的爭論。在今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上，解決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方針，向來就是，教育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必須由共產黨領導。這個方針，是同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針鋒相對的。資產階級的教育，是由資產階級的政治家領導的，是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即為資產階級專政服務的，是同無產階級專政不相容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資產階級不敢直接地公開地提出要教育受資產階級政治家的領導，要教育成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它只能提出“教育由專家領導”、“為教育而教育”的虛構的騙人的主張，來達到反對教育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目的。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表現為：為教育而教育，勞心與勞力分離，教育由專家領導。

教育首先是傳授和學習知識。但什麼是知識？傳授和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對這些問題，我們共產黨人的理解是同資產階級的理解不一樣的。資產階級教育學者的大多數認為，只有書本知識才是知識，實踐的經驗不算知識。所以，他們認為，教

育就是讀書，讀書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識，有書本知識的人就高人一等。至於生產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那是下賤的，那是“絕路”。資產階級教育學者另外有一些人，則認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們既不把生活理解為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又不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因而實際上走到取消教育。資產階級的上述兩種看來似乎絕對相反的观点，來自一個共同的根源。他們說，人是沒有階級之分的，教育學是一門超階級的學問。

我們共產黨人的看法，與此不同。我們認為，教育學是社會科學。一切社會科學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學亦不例外。人們是為了進行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而需要教育的。我們認為，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是階級鬥爭的知識。這種階級鬥爭是以經濟地位劃分的人的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現在，在我國過渡時期內，還有階級鬥爭。在將來，階級消滅之後，雖然階級鬥爭沒有了，但是還有人民內部的矛盾，因而一萬年還會有毒草，即是說，還會有真理和謬誤之間的鬥爭，先進和落後之間的鬥爭，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的促進派和促退派之間的鬥爭。另一門是生產鬥爭的知識，即是人類與自然作鬥爭的知識。而哲學則是這兩門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哲學之所以重要，因為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給人們提供正確的思想方法。人與人的本質的區別，不在於“氣質”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階級立場不同，再則是思想方法不同。階級立場與思想方法，是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錯誤常常來自兩個根源，一個是階級根源，一個是思想根源。人們要不犯大錯誤或少犯錯誤，就應當學習政治，學習哲學。我們共產主義者又認為，有兩種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同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書本知識，是一種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毛澤東同志說：“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

理論，不是他們自己亲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須知道，就一定的情況說來，這種知識對於他們還是片面性的，這種知識是人家証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証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將這些知識應用到生活和實際中去。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些。”缺乏理論的、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經驗，也是一種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毛澤東同志說：“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往往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他們就以自己的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和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業做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什麼才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毛澤東同志說：“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一種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識，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知識。”（“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得到比較完全的知識，而不是片面性的不完全的知識。為此，就要求教師也要有比較完全的知識。

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說“教育是人民的事業”。這是好的，因為在我們的國家里，這是真理。但是，從九年的經驗來看，對於這句話也有兩種不同的了解。資產階級教育學者認為，人民群眾對受教育是應該有分的，但是說到辦教育，那就

沒有人民群众的份，只有专家的份。他們的口号是“教授治校”，“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黨不懂教育”，“群眾不懂教育”，“學生不能批評先生”等等。對於資產階級教育家們所散布的這種迷信，有些同志也信以為真，忘記了我們黨曾經一千次一萬次被人們說成是“外行”，但是到了最後，事實都證明我們的黨是比任何內行還要內行一些。我們有些同志提出了這樣的主張：（一）只許國家辦學，（二）只許辦一種學校——全日制的普通學校。經驗證明：對於這種主張，資產階級的教育學者是很感興趣的，因為這可以束縛住群眾的手，不許他們辦學。資產階級的教育學者明白：按照這樣的主張來辦教育，我國要想普及中小學教育就很困難，要想普及高等教育就毫無希望，因為國家無法負擔這筆龐大的經費，而且生產也會大受損失。我們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教育學者不同。我們認為，人民群眾是為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需要教育事業的。人民群眾既然會做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那麼人民群眾就不但可以受教育，而且可以辦教育。辦教育需要依靠專門的隊伍，沒有強大的專門隊伍是不行的，現在還應當用調幹部和辦師範的辦法大大增強這個專門隊伍。但是，教育的專門隊伍必須與群眾相結合，辦教育更加必須依靠群眾。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把專業的教育工作者同群眾結合起來，採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貫徹全民辦學，我國的教育事業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也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貫徹全民辦學，才能統籌全局，兼顧各方，協調各方，既發展了教育，又使教育的發展有利於而不是有害於生產的發展。

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還常常談“教育工作應該受黨的領導”，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社會主義的教育必須由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但是，對於什麼是領導，要什麼樣的領導，也有不同的理解。資

产阶级教育家认为，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政治上由党领导，业务上由我领导”。在与教育无关的问题上，他们可以听党的话，但是如果党要来干涉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方法等等，他们就认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是口头上要党领导，实际上不要党领导。在次要的问题上可以听党的话，在主要的问题上与党对抗。我们党内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中，有些人对党委以专家自居，不尊重党委的领导。这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党内的表现。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界里广泛地传播着一种“理论”，认为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因此，只要研究了教育史，并且抽象地承认党的领导，就可以办社会主义的教育了，用不着党对教育的具体领导。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过去几千年的教育，乃是奴隶主手中的教育、地主阶级手中的教育和资产阶级手中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史中找出来的主要规律，是剥削阶级的教育的规律。这样的教育规律，同社会主义的教育规律必然有很大的距离。如果照抄过来，必然要犯错误。实际已经证明，所谓“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其实是借口教育史，把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原封不动地搬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来，冒充是社会主义的货色而已。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